

石峰：身怀敬畏之心 对话历史名城

□ 本报记者 周慧超

见到石峰时，他正结束内蒙古包头市历史名城考察学习团来浔期间的陪同工作，“主要任务就是介绍我们九江的历史文化，分享我们‘摘牌’的经验。”石峰介绍说，像这样的兄弟城市考察团队，仅今年十一月份就有五六批。为什么这两年会有这么多城市慕名而来？一是冲着这座城市来的，九江因名城申报工作火出圈了；二是冲着石峰这个人来的，在业界他是名副其实的“实操家”，他多次受邀在全国各地培训授课的经历，让各地心怀“名城梦”的人都想来九江听他讲九江的名城故事。

自2022年3月28日，国务院批准九江正式成为全国第140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已经过了两年多。在近一千个日夜里，九江城熙熙攘攘的人群和檐角交错的楼宇间，一些改变正在发生。而与此同时，有一群人却正在控制着“改变”的发生。他们极力让老城的变化更加细微，让大家回首望去，山还是那山，水还是那水，街还是那街，人也还是那人。



石峰多次受邀在全国各地培训授课。(受访者供图)

1 “聆听光阴故事，为我所爱”

石峰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。有人说他是九江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“掌舵人”，有人称呼他为九江的名城专家学者，他给自己的定义却很简单，“我就是个名城守护人。”他露出谦和的笑容说，“九江就是我的家，在这老街上走一走，品味一砖一石、一房一瓦、一街一巷，聆听光阴的故事，邂逅历史的变迁，是我所爱。”

石峰，现任九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二级巡视员。2019年，他主动请缨，从文化部门调任住建部门，主要承担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申报、保护和传承工作。这正是九江申报最重要、最关键时刻，他带着从各单位抽调

来的一个小团体，不分昼夜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。

接到任务初期，他顿感压力，“央视曾经这样评价我们：‘在中国无数的山水间有这样一座城市。堪称地理形胜的教科书级存在，它北临长江，南依庐山，环抱中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，如此名山大川汇于一城，放眼全国也当得起独一无二。’九江的魅力毋庸置疑，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九江都和历史文化名城桂冠失之交臂。”石峰说，“因为历史原因，也因为九江历史中多次水患肆虐、战火不断，九江遗留下来的文化遗迹不多，历史价值不高。在上世纪国家公布的第三批城市中，

我们没有赶上车，随着时间推移，申报的办法也发生了改变，‘成熟一个，审批一个’，随着各地申报热情越来越高，难度越来越大。”石峰说，“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不叫创建，只是申报。不仅要看这个城市有什么‘家底’，还要看为保护传承这个‘家底’做了什么。”

九江的历史文化价值无人质疑，却困于遗产的遗失、损毁等原因，就真的没有办法夺下这个“金字招牌”吗？那段时间，石峰时常陷入沉思，他请教专家，拜会相关部门，去了别的城市取经，开启了与名城的“对话模式”，不亦乐乎。他时常半夜醒来，回忆着白天在城市道路中行走的情景。

2 “守护千年文脉，乃我之责”

“九江的美，不仅在于具体的文物，而在城市千年的风骨里，是明月松林的山风，也是落雨如珠的江面。”石峰说。

“为什么针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，国务院是成熟一个审批一个？这正是因为，城市和人一样，不同的城市气质不同，天下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城市，正如同没有两个完全一样的人。九江的气质，决定了我们不用和前面批复的城市一样，走他们的老路子，我们历史文化就在自己城市的炊烟里。”他说，九江是司马迁“余南登庐山，观禹疏九江”的科考之地；是陶渊明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的归隐之地；是李太白“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”的揽胜之地；是白居易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”的左迁之地；是周敦颐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”的为政

之地；是苏东坡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哲思之地；是黄庭坚“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”的乡愁之地；是毛泽东“一山飞峙大江边，跃上葱茏四百旋”的登高之地。

这样的城市，让石峰倍感自豪，没事的时候他很喜欢去庾亮南路走走，和其他城市的“老街”相比，这条路显得没有那么“扎眼”。“这就是他本来的样子。”石峰说，“符合我记忆中的模样，也符合老人印象中的模样。”在庾亮南路的改造中，他们选择拆去围墙和遮挡，把原本“养在深闺”的生命活水医院住院部旧址和同文书院旧址“亮”了出来，把原本被高楼遮蔽的大胜塔给“透”了出来。

在庾亮南路历史文化街区仅有的0.37平方公里上，串起了多处历史遗迹：始建于南朝

的能仁寺大胜塔、开办于清末民初的生命活水医院和修道院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建的红砖住宅……古代、近代、现代历史层积，滋养着这座千年古城，讲述着时光流转的故事，流淌着岁月与乡愁，浓缩了中西风情。漫步其间，每一步都跨过一段厚重的历史。

庾亮南路历史街区的保护工作，成了九江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有力支撑。“历史文化保护工作，不仅要保护‘古代’的遗存，还要保护近代和当代的建筑。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，是凝固的诗、立体的画、贴地的音符。而城市的发展是动态的，是流动的，它会沾染上各个时代的气息，是线性的、贯通的，而不是一个点、孤立的。我们如果把那些看似老的、破的东西拆了，去重建一些既不古也不新的建筑，那就和历史文化保护的精神背道而驰了。”

3 “留住城市记忆，是我所愿”

2024年，九动梦工厂开园，启动仪式上请来了老厂区的老职工们跳起了时代的舞蹈。人们可以在熟悉的红砖房之间看见铸铁牛、奔马雕塑，也可以在其间找到咖啡厅、博物馆等现代元素。

时光是流动的，在这里连成了线。

项目初期，石峰作为专家组成员到场，“我当时告诉他们，老厂房我们要保留，怎么保留？不是去拆掉建新的，还是在旧的上面改造，用‘织补’的方式，用绣花功夫去修，同时还要保护包括古树、水塔、碑刻等环境要素。”在石峰看来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推倒重建比“修旧如旧”要简单，但是历史建筑需要的就是这种“费劲儿”，只有带

着这种“费劲儿”才能真正把历史文化留存下来。

经过建筑修缮和环境提升，民生改善与历史文化相得益彰。近年来，九江下“绣花”功夫，对街巷的基础设施进行保护性修缮、对闲置的历史建筑进行活化利用，既留住街巷肌理，又让老街在时光流淌中芳华依旧。石峰说，在城市更新中，处理好传统与现代、继承与发展的关系，是保护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新课题。“老街古建的修复要坚持一个‘真’字。”用“绣花”功夫，保护古建筑、古民居真实、完整的历史信息和环境，让每个历史痕迹和生活记忆都有生动留存。

石峰发现在庾亮南路的修道院旧址开

了一家咖啡店，“我伸头往里瞧了瞧，那天正是下午六七点，天上下着雨，有穿着校服的学生在看书做题，有人在安静地玩手机，外面雨点淅淅沥沥，梧桐树叶掉了一地。向远处深望，是大胜塔的塔尖。我突然觉得我们做的这些事很有意义，于今天、于未来，皆如此。”

历史文化名城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，更在于未来。“未来是什么样子，有山水如斯，有人文如斯，必定是文章留尔雅，江流九派通。”石峰说，我们保护的恰恰是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生活故事，它们生动有趣，又充满着人世炊烟，如同一江春水，满溢着九江城和城中人的故事，川流不息。